



在朋友圈里，读懂接地气的王懿荣

“王懿荣与晚清金石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烟举行

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摄影报道

甲骨文发现第一人、晚清爱国先驱之外，朋友圈里的王懿荣，到底什么模样？

4月28日，“王懿荣与晚清金石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王懿荣纪念馆举办，来自复旦大学、浙江省文物鉴定站、西安碑林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和浙江大学的国内金石学者齐聚一堂，将王懿荣朋友圈的诸多轶事、趣事娓娓道来。

“穷归穷，天下只有古董一门有味”“小篆喜联写好没有？火烧眉毛了！”“这件石刻，肯定是三国时期的”……一封封信札，恰如一条条朋友圈动态，将王懿荣与潘祖荫、张之洞、吴大澂、端方等人的交往逐一呈现，朋友圈里的王懿荣，固然有着考据广博、治学严谨的一面，也有痴迷金石碑版、生计穷困潦倒的另一面，更有依据拜访者学识差异发名片、千里奔波只为一睹真迹的真性情。

一人千面，这才是更真实、更鲜活、更接地气的王懿荣。



王帅： 更鲜活的王懿荣，更可以共情

人物名片：芸廷文化发起人、阿里巴巴荣誉合伙人、鲁东大学教师

我们做的这个展览为什么叫“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大家知道王懿荣身上有两个被熟知的标签，一个是甲骨文发现第一人，一个是著名的爱国先驱，这两个标签让人肃然起敬，却也有些“高不可攀”，甚至使人产生敬畏。一个人的生活，不可能只有两个标签，人是很丰富的，标签之外是细腻的情感。

王懿荣在求学、为官路上

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面临重大人生选择时的内心挣扎，以及他一直奉行的价值观和学术观念，都在他日常信札中有所展现。我们希望通过展览，重现他日常生活的场景，让王懿荣的形象更加丰富立体，这也是我们做展览的初心。这次展览没有特别宏大的主题，而是基于回到王懿荣本身，让他在大家的眼前更加鲜活生动，更可以共情。



陈麦青： 王懿荣是博雅精到的“考古全能选手”

人物名片：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长期致力于版本目录、金石碑帖及古代书画研究，著有《祝允明年谱》《随兴居谈艺》《书物风雅》等

王懿荣留下的题跋文字和往还信札，不仅可见博雅精到的学识眼光，还能洞悉他当年以此游走于师友间同好间的情状细节。他在书画、金石、信札、古籍和拓本方面都眼光独具，颇有心得。

譬如书法家赵孟頫的代表作《妙严寺记》，晚明文人文何良俊评价这幅楷书典范，认为赵孟頫书法墨迹比刻石更具神韵。300多年后，王懿荣在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书《帝师胆巴碑》墨迹卷的题跋中，支持了这一观点，并一直影响后世。

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

徵存》中所收的三国“孙吴官印”，此前一直被认定为后赵官印，但王懿荣却敏锐地发现官印上“巧工”的写法，与后赵通行字体显著不同，进一步考证这枚官印实来自三国时代，足见其治学严谨。

更令人动容的是王懿荣在藏东魏《刘懿墓志》初拓本上的题跋，这次题跋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阴历五月，而阴历七月就发生了庚子国变，王懿荣携妻、媳投井殉国，在人生最后的时光仍致力于学术钻研，足见其文人人本色。



王帅在文献展上致辞。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昨天上午，“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金石文献展”暨“王懿荣与晚清金石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福山区王懿荣纪念馆举行。

本次展览聚焦晚清金石学家、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通过其信札、对联等珍贵文物，首次向公众集中呈现他与潘祖荫、张之洞、吴大澂、端方等晚清名人的交往网络，勾勒出一张横跨晚清官场、学界与市井的历史文化图景。

历史上的王懿荣，不仅是一名卓越的学者，也是一位爱国者。他曾经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两次组织团练进行抗敌，最后于1900年北京城破后自杀殉国。他的爱国热忱和不屈气节也是他被后世缅怀的重要原因。

本次在王懿荣的家乡烟台举办的展览已筹备数年，以芸廷文化所藏王懿荣信札为展出重点，辅以王懿荣纪念馆部分藏品，多件藏品为首次展出。这些文物在笔墨尺素间，再现了一代金石大家、爱国先驱王懿荣的学人风貌和家国情怀，同时通过一篇篇人际应酬、嘘寒问暖的文字，向观众呈现出一个形象生动、情感饱满的王懿荣。

开幕式上，本次展览的发起者、芸廷文化发起人、阿里巴巴荣誉合伙人王帅先生向与会者介绍了开办展览的初心和经历。王帅先生作为福山人，曾多次向王懿荣纪念馆捐赠文物，并大力支持家乡的文化和教育事业。陈麦青、周永良、陈根远、秦明等多位国内知名学者，专家参加了开幕式及随后的“王懿荣与晚清金石文化”学术研讨会。

展览开幕同时，由芸廷文化和《中国书画研究集刊》发起、浙江大学温安俊撰写的学术著作《金石巨眼王懿荣》正式发布。该书是近年来对王懿荣学术生涯与金石成就的深入研究成果。

本次活动由烟台市福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参与主办。主办方希望为期一个月的展览能通过“朋友圈”这一独特视角，让百年前的文物重新焕发温暖与生命，也能为更多公众认识王懿荣提供新的平台。

再现金石大家学人风貌和家国情怀 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金石文献展在烟开幕



陈根远： “朋友圈”见证博物馆与民间收藏双向奔赴

人物名片：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主要从事玺印、瓦当、碑帖、铜镜等文物艺术研究与鉴定

王懿荣与西安碑林，有着悠远而深厚的缘分。王懿荣于1878年2月开始出发进川探亲，途中路过陕西文庙长安学宫，特意去读《唐开成石经》，先贤的足迹不但留在了西安碑林，对碑帖的痴迷更见于题跋之中。

研究晚清金石学，金石名家的书札是绕不开的内容。近年来，民间收藏持续兴起，通过信札往来，一个更鲜活、更生动的王懿荣跃然纸上。横跨官场、学界与市井的书信往来，呈现了当时金石学界对王懿荣学术水准的高度

评价，用一句当代的话讲——“这方面，王懿荣是专家！”

上海博物馆老馆长马承源说过：“博物馆要和民间收藏家做朋友”。但并不是所有的博物馆都乐意接纳民间藏品，更不要说以民间收藏为主体设计展览。“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金石文献展”不但是福山士子对家乡的拳拳深情，更是公立博物馆对民间收藏家的致敬。“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不若与人”，无论展品来自哪里，都是民族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秦明： “五千里路三个月”背后的金石痴心

人物名片：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长期从事碑帖文物的保管、陈列、研究工作。主持、参与多项故宫及外埠碑帖书画专题特展，参与多项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

我们常说“八千里路云和月”，但王懿荣的拓碑之旅，却是货真价实的“五千里路三个月”，从京师到地方，往返上千里，耗时甚巨不说，为官清廉和两袖清风的王懿荣，风餐露宿也不可避免，但王懿荣却对这样的“学术苦旅”乐此不疲。

故宫博物院目前所藏的十余件经王懿荣鉴藏的碑帖善本，90%是二级和一级文物，题跋、题签与钤印亦兼具文献与艺术价值，是晚清金石鉴藏的典型样本。

王懿荣一生的活动主要在山东和京师之间，有限的三次外出中，一次是1893年7月任河南乡试主考官，其他两次都是到四川省亲。不管走到哪里，除了日常工作，访友和探墓除了是他的主要目的。故宫博物院藏有王懿荣的四幅《访碑图》，是他外出访古的有力证据，也是“汉隶—唐楷”“祭祀—经典—史治”的金石学标本，是“始祖信仰—儒家经典—汉代循吏”的中华文明主线，共同承载了晚清“尊经复古、守节存粹”的精神内核。



周永良： 屡败屡战，两位甲骨文巨匠神似的科举路

人物名片：浙江省文物鉴定站研究馆员，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从事文物管理及鉴定工作四十余年，主要研究鉴定明清及近现代书画

在温州瑞安玉海楼内，有一幅王懿荣给孙诒让题写的匾额“百晋陶斋”，这件文物正是两位甲骨文巨匠人生交集的见证。孙诒让生于道光二十八年，较王懿荣小3岁，两人因科考而结识。孙诒让在同治五年（1866年）考中秀才，同治六年乡试中举，这一年浙江乡试副考官就是张之洞（后来成为王懿荣妹夫），张之洞也成为孙诒让的座师。

王懿荣科举之路格外坎坷，孙诒让也曾屡试不第，八次参加进京会试均名落孙山，前后历时26年之久；同期的王懿荣也曾七次乡试，直到光绪五年中举（1879年，时年35岁），光绪六年又接连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来的科举道路倒很顺。两人首次结识应该在同治十年辛

未（1871）春五月一日，潘祖荫在龙树寺设宴雅集，邀请了胡澍、赵之谦、王懿荣、孙诒让、张之洞等十六人，由此两人订交。

虽然“互加好友”，但此后两人交往不太密切，王懿荣长居北京，而孙诒让每隔四年才能到北京参加会试，见面机会不多。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春，孙诒让又一次北上参加会试，此时王懿荣正好授翰林院编修，任国史馆协修。五月孙诒让南归之前，王懿荣为他题写书匾额——“百晋陶斋”，成为二人友谊的见证。

两人的再次见面，则是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春，孙诒让再次北上进京参加会试，身为主考官的潘祖荫，因新得大克鼎等青铜器，正月三十日在家中设宴，王懿荣和孙诒让都在受邀之列。



温安俊： 碎片化“朋友圈”里的王懿荣更接地气

人物名片：浙江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联培博士生。在《中国书法》《书法研究》《中国书画研究集刊》《光明日报》等期刊、报纸发表多篇文章

去年年末，“王懿荣和他的朋友圈”展览正式筹备，历时4个多月后终于开幕。如何从信札中窥见“王懿荣的朋友圈”？我们希望从他的交友网络中，让观众看到更多关于晚清知识生成的历史细节。总之，就是讲好王懿荣朋友圈的故事。

通过整理信札和相关文献，金石和科举贯穿了王懿荣的学术生涯。“穷”“病”和“好古”也是信札中多次提及的关键词。王懿荣身陷“官日崇而贫日甚”的矛盾境遇，这与我们传统认知中“升官发财”的逻辑相悖。他一方面痴迷金石碑版，装潢精雅考究，此为“阔相”，但他本人的生计却很潦倒，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

方面，他嗜古成“病”，而这种“病”恰因世人普遍没有此癖好，反而让他获得了“疗愈”。最终，一个仕途上清廉、学术上好古的人设，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在王懿荣繁重的笔墨应酬中，我们还发现了一桩趣事——王懿荣的名篆代笔。他用不同字体的名刺（相当于现在的名片）应对不同文化水平的拜访者，有学问的拜访者，王懿荣会发小篆“名片”；稍有学问的，则发楷书名片。为应对繁重的笔墨应酬，王懿荣和王耀合作的篆书作品风格稳定、流传量大，进而成为后世评价王懿荣篆书作品的标准件。

